

於腕部脈管上，它的功效更大。例如前一天的發作時間是中午十二時，必須在早上，六時貼上如延到九、十點鐘貼上去，是不會發生抗瘡效力的。後來經作者介紹這個方法，同學採用的人數更多。

按：本草綱目轉錄王執中“資生經”[將軍草搗爛，男左女右，置寸口上，以古文錢壓定，帛繫住，良久起小泡，謂之天灸，其瘡即止，甚效]。可見它的抗瘡效能，很早就已經知道的。

4. 馬鞭草(*Verbena officinalis* Linn.) (馬鞭草科)

此草亦盛傳有抗瘡作用，但作者沒有應用過。據用過的人說，不一定有效。有一次，到鄰近的琳山小學去訪問，那裏正在用馬鞭草作為主要的抗瘡藥。他們把馬鞭草的服法變更為二小時服一次，這樣就有顯著的療效了。

按：馬鞭草的抗瘡，陳藏器“本草拾遺”中早有記載，治[久瘡]孫真人“千金方”也有治瘡疾寒熱的記載，[馬鞭草搗汁五合，酒二合，分二服]。

5. 生薑(*Zingiber officinale* Roscoe) (薑科)

生薑在當時傳聞中亦有抗瘡作用。經同事馮同志試用的結果，有減輕病勢的功效。此方先將生薑搗爛，再取紗布縛於膝蓋骨的下邊，作者在家中有一次久病不起，據云是溫病，後來又變成有定期的寒熱病，與瘡疾的病徵完全一樣，即所謂“傷寒變瘡”是也。醫者皆束手無策，自動辭去。欲服奎寧丸，家中人皆不同意。後來想起這個舊方，如法應用，一次即止，三次不再發。

按：生薑治瘡，簡易方及外台秘要等書中早已收載，在近代的禽瘡試驗中亦已得到證明。

6. 艾(*Artemisia vulgaris* Linn. var. *indica* Maxim.) (菊科)

此方由同事陳同志口述，用艾葉煎湯內服。作者沒有試用。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我國的時候，在軍隊中亦取用艾葉來治療瘡疾的。據日軍[呂集團軍醫部]在“艾對於麻拉利亞的效果”報告中所載，[採葉搗爛取汁，空腹時內服]。它的效果是很好的。

按：本草所載，能治諸瘡。日本民間藥亦常作抗瘡之用。

7. 大蒜(*Allium scorodoprsu* Linn. var. *viparum* Reg.) (百合科)

應用大蒜治瘡，當時是出於作者的理想而假定的。當時以為大蒜的成藥“阿力山丁”能治痢疾，而痢疾有屬於原蟲性的。瘡疾亦由原蟲所致，雖然寄生的部位不同，種類不同，但是原蟲的生理構造，在我粗淺的常識中認為是一致的，因此，認為治痢疾的藥物也可以應用到瘡疾的治療方面去。應用的方法，取大蒜打爛，加食鹽少許拌勻，用紗布縛於手腕脈管外，在未發前四小時用之。結果竟能奏效。連用三次不再發。後來介紹給兩個同學應用，亦得到同樣效果。但大蒜能引起皮膚發泡，用針刺破，即逐漸結痂，平復如舊。

按：大蒜治瘡，最初見於“肘后方”中。後來家居無事，取閱本草綱目，始知其詳。

8. 鹽麩木(*Rhus chinensis* Mill.) (漆樹科)

俗名“烏烟桃”(黃岩)。是俚醫治瘡的秘藥之一。用時採根切片煎服，治瘡者很多。

此方未經試用。亦不見於古籍記載。

9. 爵床(*Justicia procumbens* Linn.) (爵床科)

據龍華農場顧同志見告，是鄉村中百試百效的抗瘡草藥，秘不示人。最近得到，由作者鑑定為本種植物。因一併附記於此，以供研究之用。

提煉中藥的療效研究

趙忠敬

中藥大部份是植物藥，含有多種成份，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，是利用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，使在醫療預防上起綜合性的良好作用，他們的工作方法，是從羣衆中來，基於民間醫學的經驗，也就是重視過去從實際臨床中所得來的經驗。

中藥經數千年來從實際臨床中所得來的經驗，效力是肯定的，所以本草綱目的著者李時珍，在蘇聯尊為大科學家，中國藥典李部長的序文中，也認為中藥的本草，是一部具有藥典形式的鉅著。在劑型方面，有煎劑，係以水為溶劑，用量很大，常用量一劑可至數兩，有丸散劑，係

用全部成份，用量很少，一劑僅分至數錢，為什麼煎劑用量大，丸散用量小呢？因為以水為溶劑，有些成份在水中溶解不多，(如生物鹼)有些成份在高熱中即揮發，(如揮發油)所以用量必須大，古人雖未了解這種原理，但是臨床經驗上是這樣的，丸散劑則使用全部成份，所以使用小量，即有效力，有些人認為中藥的丸散，是治緩病的，效力不大，這看法是不對的，如果這樣，備急丸、滾痰丸、人參再造丸、大陷胸丸、防風通聖散等，都是治緩病的麼？所以我們提煉中藥，應該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，將全部有效成

份提出，如果將全部有效成份提出，其效力可能大數倍以上，所以提煉藥的價格，往往比用生藥煎劑降低一倍至數倍，質量方面，還能比煎劑提高很多。

成份的提出，完全決定於溶劑，所以水，醇，氯仿，醚，苯……等，所提出來的物質，各有不同。

例如中國藥典所載的麻黃流浸膏，是剝藥，是提取的麻黃全部有效成份，（鹽酸麻黃素是單提出麻黃的一種有效成份），極量僅用三西西，含生藥不到一錢，（九分六厘）多用即可能發生危險，中醫過去全用煎劑，普通量即可用至三錢大量有用五錢六錢的，亦無危險，如果以流膏一西西，相當於煎劑一錢，則麻黃三錢，已到極量，比用生藥提高質量很多，但用生藥原料則可節約三倍以上。

為什麼麻黃流浸膏的效力，會比煎劑大的多呢？因為麻黃的主要成份是生物鹼，（即麻黃素）在醇中易溶，在水中難溶，因此麻黃三錢水煎的效力，遠不及麻黃一錢，用醇滲濾的效力。

中國藥典第 309 頁醇項下載，在水中難溶的物質，如樹脂，生物鹼，或色素等，在本品中多數能溶解，那麼含有樹脂，生物鹼，或色素等成

份的藥品，就應該以醇為溶劑。

又如杏仁中醫師常用三四錢至七八錢，並不中毒，民間用以煮菜，經常佐膳，但中國藥典的杏仁水則為劇藥，極量可至二西西，用杏仁僅六分左右。

為什麼杏仁水會有這樣毒性呢？因為杏仁水係用蒸溜，杏仁水內含有氫氰酸，（係杏仁的有效成份，性頗劇）。若用煎劑，氫氰酸大部份揮發，所以毒性很小，煮菜的，係用杏仁加水磨細，煮沸後用勺揚，氫氰酸完全揮發，所以毫無毒性，可以佐膳。

毒藥利病，為了提高中藥效力，減輕病家負擔，提煉為藥典製劑的杏仁水，自是正當辦法，但對於中醫師的習慣用量，很難結合，一西西杏仁水僅用杏仁三分左右，相當於煎劑一錢，尚覺藥力太大，萬一中醫師處方用杏仁七八錢，即可發生危險，所以必須注意，有些診所，小規模自製自用，一切藥品，均用水煎，（包括杏仁在內）與中醫數千年來的經驗相同，雖然成本較高，但尚符合蘇聯先進經驗的精神，（重視過去經驗符合中藥煎劑）在中藥科學化的過渡時期，尚屬合理。

通訊處 衡陽市司前街25號樓上趙忠敬

糾正以馬鞭草為旱蓮草之誤及法半夏京半夏製法之不當

劉 仲 農

旱蓮草（原名鰓腸），為濕草類，多生於道旁田畦水陰陰濕之地，屬菊科，葉對生有疎淺鋸齒，莖圓葉尖，葉面與莖均有細毛灑手，夏秋間如菊花狀之小白花，結實如蓮房（故名早“蓮”），斷之有汁，須臾呈黑色（故又名“墨菜”“墨烟草”），能染鬚髮（故又名“墨頭草”），其味甘酸無毒，功能補腎陰，烏鬚髮、敷灸瘡出血不止，止血痢，小便尿血，為涼血止血緩和滋養要藥，惟其性陰寒，脾胃衰弱瀉泄者忌用，另有一種紅旱蓮（又名小蓮翹），形態性味皆與鰓腸不同不敘。

馬鞭草又名“龍牙草”“鳳頭草”，為濕草類，多生於原野墟陌，屬馬鞭科，葉初生似菊，後作三尖，更分裂如羽狀，有深蜜鋸齒，方莖有節對生，夏秋稍上生穗如車前，開淡紫色五出小花，根色白，其味苦，微寒無毒，功能破血通經，殺蟲消脹，治氣血瘀癥，陰腫、下部瘰癧，凡無瘀滯及久虛而無濕熱瘡毒者忌用，旱蓮草與馬鞭草，其形態性味俱不相同，不知何以樟樹吉安永新一帶因何錯誤至此，幸南昌無誤，其他各處

究不知如何，醫生用旱蓮止血，而血不止反多，不知藥非其藥，旱蓮可謂蒙不白之冤矣。

半夏一味，在四千年前之內經，則有半夏湯一方（又名半夏秫米湯），半夏無製法，張仲景傷寒論，半夏下祇一洗字；金匱大半夏湯洗字下更有完用兩字，因是知半夏有毒宜洗，而又不可洗之大過，致失其功用，陶宏景云：凡使半夏須洗十餘遍，令其毒盡。（其實今之半夏掘出後不但要洗，且用脚穿草鞋蹣脫其皮，而涎亦隨去），不爾戟人咽喉，生姜能制其毒，故古方半夏多與生姜或乾姜同用，後世畏其毒，有用水浸至七日半月者；或用白礬皂角等同浸如上期者，皂角明礬雖能化痰，但均為吐劑，與半夏之止嘔化痰功用相佐；更有浸至糜爛而又加入石灰，使其收水易乾，以及其它製法不勝枚舉。此等製法可謂矯枉過正，失却半夏之本性，如礬製、戈製等，祇能作一種成藥論（如建神曲然），不得用作應用半夏之方劑，惟浸至七日以上者，祇存半夏之渣滓，功力甚微，西藥提精取華，縮小劑型，尚恐不足，中藥反其道而行，將何以收捷效，市上